

#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英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英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 英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940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3 插页 13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2-7/1 · 1344

定价：7.25 元

# 伊甸园里的亚当

——代译序

陈众议

1904年12月26日，当代拉美小说的“亚当”在哈瓦那一个由法国建筑师的父亲和俄国医生的母亲组成的普通家庭里呱呱坠地。当时，拉美小说正处在Genesis阶段，可以说是一片沉寂。人称：诗人被视为缪斯的宠儿，他们外出旅行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小说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是缪斯的弃儿，没有钱就寸步难行<sup>①</sup>。此话是真是假无从查考，事实是拉美小说起步很晚。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拉美文坛仍流行着著名评论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的无情诅咒：“美洲<sup>②</sup>——没有小说家的小说”。但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拉美小说不仅兀然崛起（有人则不无惊诧地概称为“爆炸”），而

---

① 路易斯·哈尔斯：《我们的作家》，南美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② 这里指拉丁美洲。

且很快和拉美诗歌并驾齐驱。近半个世纪以来，它以巨大的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顺应并且推动了世界文学的澎湃潮流。

仿佛生来就是吃“禁果”的，卡彭铁尔具有神圣的好奇心、强烈的求知欲和叛逆心理。母亲希望他学语言，可他偏偏“钟情”于音乐；父亲命他学建筑，结果他又迷上了文学。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接受良好的素质教育（他不仅掌握了好几门外语，而且触类旁通地在音乐、建筑、绘画方面获得了很高的造诣），为他日后开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洛克主义的先河，促成小说与音乐的“联姻”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代，卡彭铁尔赴巴黎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与布勒东等过从甚密。还创办了第一份西班牙文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磁石》。然而，他很快厌倦了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他“产生了反叛情绪”。他说：“我觉得为超现实主义努力是徒劳的。我不会为这个运动增添光彩。我产生了反叛情绪，感到有一种要表现美洲大陆的强烈愿望……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激励着我……多年来，我除了看有关美洲的材料之外什么也没有做。但我眼前的美洲仍如同一团烟云……”这是因为：美洲的神话之源至今远未枯竭，这是由于美洲拥有原始纯真的景物，它的结构、本原、被发现得较晚以及印第安人、黑人的

奇异并存和多血统的混杂”。

在卡彭铁尔看来，美洲是一块“有待认识”（por mornbrar）的处女地、伊甸园、名副其实的新大陆。它神奇的本原（神奇的印第安人、神奇的黑人和神奇的——也可以说是想入非非的伊比利亚冒险家），它现实的结构（多种族、多民族、多血统、多文化、多宗教的混合、远古和现代、最发达——如美国——和最落后——如印第安部落——的并存）以及它光怪陆离、妙不可言的自然（连同其一切变形和共生），使美洲成为一个亦真亦幻、扑朔迷离、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巴洛克世界。于是便有了阐发神奇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便有了结构缤纷错综的结构现实主义，于是也便有了指指点点、企图描绘美洲繁复而又奇特的共生现象的新巴洛克主义。

本书选译的是卡彭铁尔的平生得意之作《追击》（1956）（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1970）。其中《追击》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洛克主义的代表作，对当代拉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创造性地采用了《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以叙述一个古巴学生叛变革命后被人追击并死于非命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哈瓦那某剧场售票亭，主人公和追击者登场。他们的先后出现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开始的两响“单

调的和声”相对应。主人公潜入剧场，这时交响曲从G大调转为E降调。小说进入第二节：主人公惶恐不安，“脉搏撞击着躯壳；腹中在翻江倒海；心脏高高地悬起，一根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胸膛；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击打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浑身痉挛……”音乐的旋律使他恶心，令他窒息。这些心理和生理感觉同乐曲的“哀乐”复调相对应。依此类推。小说分三部分18节同《英雄交响曲》的一个呈示部和两个主题，3乐章、17个变奏和一个结尾相对应。小说主人公从潜入剧场到饮弹身亡也恰好就是剧场中交响曲的演奏过程。在此期间，小说情节打破自然时序，遵循音乐结构跌宕起伏，转换变化；人物在音乐旋律的感发下回忆、联想和反省。

从整体看，音乐同人物心理的配合是默契的，用意是深刻的。《英雄交响曲》不仅是对主人公这个“反英雄”的讽刺，而且也是对本来单调的情节内容的一种自然、和谐的强化，对人物则具有刺激神经、激发思绪的效果，对小说的总体气氛也起着烘托作用。

由于小说以心理描写为主（小说的客观时间只有40多分钟即《第三交响曲》的演奏过程），因此《追击》又是拉美心理现实主义的杰作。

《时间之战》是卡彭铁尔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是

作者对人类命运和与命运抗争及美洲历史和现状的思考与艺术构建。其中《回归种子》（首次发表于1944年）奠定了作者的“创作基调”（卡彭铁尔语）。作品倒戈而入，用“逆时针”时序描述了庄园主堂马尔西亚尔的一生（从老死到出生），令人耳目一新。《圣雅各之路》以崭新的视角表现了15世纪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疯狂殖民史和旧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仿佛是在黑夜》从一个即将远征的士兵（是同一个也是“另一个”）的角度，描绘了从特洛伊之战到美国独立战争的不同的（也是雷同的）历史画面。《逃亡者》是写黑奴的，《先知》则令人击节地“改写”了洪水的传说。《可怕的祭奠》是天灾的魔幻再现；而《避难权》分明是人为之灾，却使人分不清那荒诞不经的是现实还是艺术想象。这样，从洪水到“回归种子”，《时间之战》构成了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与抗争、历史与现状，在真实和虚构中浑然天成，涉笔成趣，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明敏与学识、精巧与雄浑、典雅与夸饰。

对我国读者而言，卡彭铁尔早就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但他的作品却迟迟没有译介过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关键是卡彭铁尔句法古怪、描写繁琐的新巴洛克文风。所以，卡彭铁尔的作品成书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

卡彭铁尔的其他作品主要有：中、长篇小说



《这个世界的王国》（又译《人间王国》）（1949）、《消逝的脚步》（1953）、《启蒙世纪》（1962）、《巴罗克音乐会》（1974）、《方法的根源》（1974）、《春叙》（1978）和《竖琴与影子》（1979），音乐专著《古巴音乐》（1946），建筑学专著《柱子之城》（1970）及评论集《探索与差异》、《作家的理由》（1976）等。

1980年4月24日，在进行了一天（或者说是一生）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之后，卡彭铁尔这位75岁的拉美文坛宿将在巴黎溘然长逝，他留下的唯一遗言是：

回归种子！

1991年10月1日

于北京和平里

##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路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 目 录

伊甸园里的亚当——代译序	
..... 陈众议	1
追 击.....	1
时间之战 .....	103
圣雅各之路.....	105
回归种子.....	150
仿佛是在黑夜.....	169
逃亡者.....	182
先知.....	195
可怕的祭奠.....	209
避难权.....	221

# 追 击

陈众议 译



